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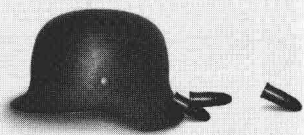


陈璞平·著

# 无字碑

《无字碑》，传奇式战争大书，全景式展现解放战争恢宏场景，  
摹画人性与情感之战，抒写战友与兄弟之情。  
精彩之处，不让《亮剑》、《集结号》、《我的兄弟叫顺溜》。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无字碑

陈璞平·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字碑/陈璞平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ISBN 978 - 7 - 5436 - 5705 - 2

I. 无... II. 陈... III. 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424 号

书 名 无字碑  
作 者 陈璞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李忠东 许朝华 电话 (0532)80998615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4 月第 3 版 201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10mm × 1000mm)  
印 张 25.5  
插 页 3  
字 数 420 千  
印 数 10001 ~ 2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5705 - 2  
定 价 36.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 - 918 - 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 目 录

## 第一章 ..... (1)

父亲万万不曾想到,这次对寻找李满囤下落作出的承诺,耗尽了他余生的精力。同时,在查寻失踪战友的漫长过程中,也揭开了一段今天人们难以置信的艰苦岁月,使我从中看到了渤海铁军可歌可泣的辉煌过去以及英雄群体耀眼光环下鲜为人知、令人震惊的阴影和屈辱。

## 第二章 ..... (14)

早在华野第10纵队成立之前,渤海军区就曾经初露锋芒,小试牛刀,先后在德州、禹城等地打了许多漂亮仗,但这些战斗与同期发生的鲁南战役、7战7捷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直到莱芜战役爆发,第10纵队才算是正式登上解放战争这个历史大舞台,开始尽情展现自己的英姿和风采。

## 第三章 ..... (32)

多少年后,父亲仍然清楚记得,他是在一个树林茂密的山坳里俘虏的李满囤。此前李满囤曾经数次从国军、伪军、八路军开过小差,多年的兵役经历已经把他从一个淳朴憨厚的农民熏染成老奸巨猾的兵痞。谁也没想到,这次被俘,竟使他后半生的命运梦幻般地彻底发生了改变。

## 第四章 ..... (50)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映照着重安城四处流淌的血海。抬头望去,那

天早晨的太阳格外大、格外红，就像天河决口喷泻而出的血浆，红得鲜艳、冷酷、炫目和骇人。父亲说：从那刻起，几十年来，再不敢多瞅朝阳和落日，一看到那通红通红的大圆球，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座座尸横遍地的血城、血镇和血村。

## 第五章 ..... (63)

从山地防御作战的整体态势来看，进攻者是主动的，防御者是被动的：两翼如果被突破，正面阵地就会面临被三面夹击的危险；如果防御过于注重两翼，正面阵地又会面临数倍于己的巨大压力。孟良崮战役期间，父亲就戒备在山地防御战中危险最大的正面阻击阵地上。

## 第六章 ..... (76)

李满囤卧姿极为讲究，从下向上仰视，无论哪个角度都是死角，非常安全。他射击的时候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很有节奏，只是单发射击，几乎枪枪毙命。这种打法既能避免连发射击暴露枪口的火焰，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又能大大节约弹药，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兵。

## 第七章 ..... (96)

父亲清楚：即将发生的肯定是一场惊天动地、血肉横飞的恶战。这不单单是因为梁山的沼泽地质极不利于构筑防御工事，也不仅仅是因为部队远离后方，连续作战，减员和弹药消耗极大，未得到及时补充。更主要的是，他们这次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5师。

## 第八章 ..... (111)

父亲回头望了一眼滔滔黄河，但见水天极目之处，天穹顿觉低垂，便问：“满囤，会水不？”李满囤大黄牙一龇，说：“排长，你忘了，俺当过水手。”父亲又问：“满囤，怕死不？”李满囤豪情万丈地大笑：“排长不怕，俺也不怕！”父亲说：“李满囤，是条汉子！咱俩留下，掩护部队撤退。”

## 第九章 ..... (127)

部队休整时期,抓住逃兵通常是先关3天禁闭,然后班里开个“斗争会”,认字的逃兵写份检查,不识字的向毛主席像表个决心;军情紧张时候,那就一切从简,班长批评几句,挎上枪就出发打仗去了。奇怪的是,这些被揪回来的逃兵,刚才还蔫头耷脑、满脸沮丧,一听见枪声立刻就精神抖擞、勇猛无比,像变了个人似的。

## 第十章 ..... (143)

总攻那天晚上,突击队如同猛虎下山,迎着密集的子弹冲向城墙,先是连续爆破,接着破城而入开始巷战,经过半夜猛打猛冲,全歼守敌,邓县县城再次获得解放。

## 第十一章 ..... (155)

麦子黄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命令,到上蔡去打阻击。经过1天1夜急行军,刚到上蔡,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国民党整编第11师就从南边冲了过来,队伍一下子被冲垮了。战士们一边趴在田埂上阻击,一边北撤。杨团长一定要看部队是否撤了下来,结果正巧遇上敌人,两边一开火,团长牺牲了。

## 第十二章 ..... (167)

当敌人坦克突入阵地横冲直撞的时候,战士们顶着绵密的弹雨,匍匐着一步步向坦克接近,简陋的反坦克爆炸装置和对坦克性能的无知使他们付出了太多无谓的牺牲,有时干掉一辆坦克竟要牺牲十几个甚至更多战士的生命。

## 第十三章 ..... (182)

这位守寡一辈子的军属老大娘满脸皱纹,牙齿全无,两腮深陷,双目无神,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父亲叙述中那个“大手大脚、浓眉大眼、梳着油黑大辫子在脑后甩来甩去”的俊俏形象早已荡然无存。我的心里顿时涌出一种年华似水、人生如梦的淡淡悲哀。

## 第十四章 ..... (194)

作为一名亲历者,父亲后来多次感慨地说:为了拿下这座不起眼的小楼,敌我双方竟然激战近20个小时,华野为此付出伤亡4位师团指挥员的代价。我军攻坚之艰难、守敌抵抗之顽强、战斗进行之激烈、双方伤亡之惨重在整个解放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 第十五章 ..... (212)

营长肩挎一支汤姆逊冲锋枪,腰间插满手榴弹和子弹夹,亲自带队出击。出发前,他对大伙说:“全团都知道你们号称‘夜猫5连’,今天晚上我要看看到底是一只凶猛的狸猫还是光吃不干的懒猫。都给我把白毛巾扎在左胳膊上,瞪大了眼睛瞅着,见了不扎白毛巾的就开枪,绝不要手软,夺不回村子谁也不能撤!”

## 第十六章 ..... (226)

父亲胆气陡生,抓起上了刺刀的38大盖,大吼一声,蹭地跳出壕沟,浑身烟尘,血流满面,恶狠狠地扑向敌群。战士们见指导员杀将上去,个个血脉贲张,接二连三吼叫着跳出战壕,犹如山洪一般泻下。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混作一团,开始了最残酷的肉搏战。

## 第十七章 ..... (245)

那个排长一枪就击中了李满囤刺刀尖上串着的馒头,李满囤直夸好枪法,果真不食言,扔过去两个白面馒头。第二天,李满囤连发3枪把对方伸出壕沟的枪刺打成了3截,那家伙真的扛着一挺轻机枪过来投诚了,还心悦诚服地说李满囤的枪法比他强。

## 第十八章 ..... (260)

父亲的战船迎着凛冽的寒风冲在船队方阵最前面,李满囤架着“维克斯”重机枪趴在船头,曹振东为他担任弹药手。那晚,船行江心,父亲回首望去,但见千里江面,炮吼枪鸣,火光冲天,万帆竞发,千舸争流,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令人胆气顿生。

## 第十九章 ..... (277)

3个爆破手抱着炸药包呈“品”字形从侧翼摸向这个巨大的地堡。一个爆破手顺着土坎滚进水沟，穿过铁丝网，刚冲到地堡前，被子弹击中倒了下去，第二个爆破手随后也倒在铁丝网上，第三个爆破手终于跃过交通沟，“轰”的一声巨响，地堡化成碎石烂泥，夹着残肢断躯飞上了天。

## 第二十章 ..... (292)

南下途中，天天行军。有些人水土不服，闹痢疾、得疟疾、染疥疮，还得对付蚊叮虫咬。千里行军，再苦再累，就是有病也得咬牙跟部队走，因为那里土匪太多，平常你看像是一个担柴的老百姓，可他随时可能抽出扁担袭击掉队的战士。

## 第二十一章 ..... (317)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9000多名官兵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而国民党守军为此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视察，如此记述：“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 第二十二章 ..... (346)

父亲住院期间，是我人生最难熬的日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守在病床前，凝视着父亲愈加虚弱的身躯，脑海里就会一遍遍过电影般地翻腾着他极不寻常的一生。从我记事的那一刻起，父亲就是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化身，我从没想过还有父子永别的一天。

## 第二十三章 ..... (364)

一天晚上，父亲和战友们正在开会，一股土匪悄悄摸上来，突然踢开屋门，几支冲锋枪同时向屋内扫射。在这生死关头，父亲迎着雨点般的子弹猛扑上去，用身体将屋门紧紧顶住，为战友们抢占有利地形反击敌人争取了宝贵时间。鲜血染红了父亲的胸膛，他纹丝不动，如同一尊石雕的塑像。



## 第二十四章 ..... (373)

父亲刚刚走出坑道要去团部开会,突然一阵尖锐的怪啸声传来,接着是几声巨响,一道冲击波夹带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圆形的观察窗,在坑道中爆炸。

## 第二十五章 ..... (384)

半夜时分,已经昏睡多日的父亲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抬头望着天花板,脸色变得容光焕发,像是对我们讲述又像是自言自语,那声音是从已经被肿瘤堵塞的喉咙里挤出来的,根本听不清楚。冥冥之中,父亲的思绪又飘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梦呓着那段令他无怨无悔、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 第一章

父亲万万不曾想到，这次对寻找李满囤下落作出的承诺，耗尽了他余生的精力。同时，在查寻失踪战友的漫长过程中，也揭开了一段今天人们难以置信的艰苦岁月，使我从中看到了渤海铁军可歌可泣的辉煌过去以及英雄群体耀眼光环下鲜为人知、令人震惊的阴影和屈辱。

## 1

1982年，我20岁。

那年严冬的一个夜晚，父亲平淡有序的晚年生活被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搅乱。

父亲原来是戍守福建海疆的一名老兵，在我4岁的时候加入了现在看来只有老年人才有资格加入的离休干部的行列。其实那一年父亲只有42岁，正是春风得意、年富力强的年纪。然而在此之前，因为战争年代的枪伤复发，父亲已经整整4年无法正常工作。在此期间，他终年奔波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医院，心存侥幸地幻想着有一天能够重返边防前线。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当一纸诊断书最终宣判他的病根本无法治愈并且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父亲彻底绝望了。

那天晚上，父亲喝下了足足1斤高度茅台，他的眼睛布满血丝，那神情就像一只囚困铁笼渴望自由的雄狮。母亲说，父亲不是惧怕死亡，身经百战和九死一生的经历，已经使他对生与死的内涵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父亲是舍不得离

开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绿色军营。那份愤怒和无奈，我在伴随父亲晚年孤独而痛苦的漫长岁月里，方才有了切肤的体会。

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我们全家黯然离开生活了17年的福建前线，住进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临行前，军长对我父亲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等养好了病，再回部队工作。父亲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这一天，可他万万没想到，此去悠悠数十年，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回到魂萦梦绕的军营。

我至今对童年生长的地方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犹如世外桃源。虽然是病人休养之地，但那一排排国防绿的平房整整齐齐地坐落其中，加上每天清晨大喇叭定时传出的悠扬起床号声，使得这个依山傍水的深宅大院依旧带有浓郁的军营色彩。

我们家住在大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父亲在屋后山坡上开垦出一小块田地，种下了茄子、黄瓜、西红柿，每日早晚忙着施肥、浇水、拔草，酷夏的紫外线把他的面孔晒得黝黑，犹如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老农。到了收获季节，地里红绿相间，瓜果争艳，煞是好看。白天上班时间，则和一群同样无事可干的离休老干部凑到会议室，读书，看报，学文件，笑谈阔论天下事。虽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英武和洒脱，过得倒也悠然和充实。

父亲原以为后半辈子要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死心塌地颐养天年了，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几年之后，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突然爆发，苏联在我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形势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一声令下，父亲的部队划归北京军区，昼夜北上，在三晋大地排兵布阵，以阻挡苏军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与此同时，林彪下达了紧急备战的1号命令，疏散居住在各大城市的老干部，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被限期解散。

何去何从，我们全家再次面临抉择。

父亲郑重地对母亲说：“还是回山东老家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修真的胆敢入侵，我就回乡招募老少爷们打游击！”

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严冬，父亲彻底告别南国，回到阔别多年的鲁北老家，从此开始了寂寞、茫然而又平静、幸福的晚年生活。

说他寂寞，是因为远离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再也看不见绿色的军营、操场，听不见悠长的起床号和粗犷的军歌；说他茫然，是因为面前没有了军用地图和作战沙盘，就如同下达命令找不到通讯员，黑夜行军看不见北斗星；说他平静，是因为

一度恶化的枪伤居然奇迹般地得到暂时遏制，鲁北民风淳朴而又安详，邻里乡亲憨厚而又善良；说他幸福，是因为毕竟还穿着绿军装戴着红领章，“文革”时期最吃香的军人身份足以使父亲在小县城里时时感到来自各方的尊重和礼遇。

父亲这种悠然自得的休闲生活延续到 1982 年冬天的那个夜晚，终于被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乱。

从那一刻起，犹如突击队在待命中接到出击的口令、狙击手在战场上锁定了猎杀的目标，父亲长期随遇而安的闲散生活突然激发出异常强烈的目的性，他早已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油然萌生出教徒般的使命感。固执的父亲踏上了一条在我看来是堂吉诃德式的远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位战争年代失踪的战友。为了这份执著，父亲直到去世，身心再也没有得到过安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执著，我才在不经意间闯入了父亲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青春岁月，窥视到渤海铁军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的辉煌过去。

## 2

我 20 岁那年，正读大三。

这一年的冬季，天冷得出奇，鲁北大地似乎凝固成一个冰砣子。直到多年后，偶尔想起，我还会禁不住后脊梁阵阵直冒寒气。

那天深夜，北风刺骨，大雪纷飞，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时逢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人们的文化生活枯燥而贫乏，电视机、录音机、因特网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舞会、夜生活、卡拉 OK 仅限于少数南方沿海城市。晚饭之后，闲来无事，父亲把我叫到烧得通红的煤球炉前，沏一杯热茶，点一支香烟，清一下嗓音，就要开始每周必修的“政治课”了。

父亲在部队做过政治委员，口才极好，做起报告更是口若悬河，如瀑布倾泻，滔滔不绝。离休之后，一下子失去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倍感失落和彷徨，便经常在家对着几个儿子纵论世界大事，痛说革命家史，进行传统教育。那天父亲对我讲授的题目大意是：新长征中，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父亲正兴致勃勃引经据典神侃间，突听外面呼啸的风雪中隐约传来阵阵呼

叫,那声音时大时小、断断续续,开始听不清,后来逐渐加大,最终清晰地跃入耳中。原来有人在呼喊父亲的名字。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大家习惯称父亲的官职,从来没人当面直呼其名。正当我义愤填膺地分析是谁如此大不敬的时候,父亲却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定是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在呼喊他,一想到此,他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久别军营,偶与战友相聚,已经成为父亲乏味而又孤独的晚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正如父亲所料,深夜来访的是他几十年未见面的一位老战友,名叫曹振东。

曹振东老家在齐河县的曹村,父亲老家在禹城县的付庄,这两个县由于地域上唇齿相依,抗战时期一度合并称为齐禹县。曹村在齐河县界的北边,付庄禹城县界的南端,实际相距只有三四公里路,加上两个村老辈上就有联姻关系,逢年过节,常有走动,所以两人自小就相识。按辈分和排行,曹振东喊我父亲一声三哥,我父亲则叫他一声四弟。

解放战争时期,曹振东和父亲在一个连队朝夕相处整4年,上海解放后,时任副连长的曹振东被调入张爱萍刚刚组建的华东军区海军,留在了舟山基地,而担任指导员的父亲则随同叶飞率领的三野第10兵团继续南下歼敌,直捣福建,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没相见。时光如流水,光阴似箭,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父亲早已因病去职,赋闲在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曹振东则仕途平坦,一路春风,晋升为东海舰队一名大排水量驱逐舰舰长。这次他返乡省亲,专程从齐河赶来探望我的父亲。

战友重逢,分外激动。父亲摆上酒菜,和曹振东彻夜畅谈,并且破天荒喝了一盅当地产的“禹王亭”酒。听说父亲因病已经忌酒,曹振东甚感遗憾,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可是有名的酒仙,淮海战役堵截黄百韬第7兵团,一夜急行军90公里,他喝光了满满一水壶60度的地瓜老烧,端着冲锋枪照样跑在连队最前面。”

父亲摆摆手,苦笑着说:“老四呀,好汉不提当年勇,这都是老皇历了,现在我是病人膏肓不中用啦,医生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只能在家干等着马克思的召唤,眼看着老弟你春风得意、升官晋级呀。”

曹振东感慨道:“当年咱们这一拨入伍的穷哥们中,就三哥你能说会道,脑子灵活,打淮海时就当了指导员,要不是因伤早早退下来,肯定前途无量。”

父亲听罢有些伤感：“‘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莱芜战役组建10纵时，咱们夜猫5连一百三四十口清一色的德州兵，可打到福建时，活下来的只剩下七八个。我心里有本账，整个解放战争，全连边打边补充兵员，先后牺牲了1700多名战友，足足有1个加强团。比起那些没有享受一天幸福生活就牺牲的战友，你三哥已经很知足了。”

说完，父亲扭脸凝神望着窗外飘洒飞扬的雪花，像是又回到记忆中那无数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

我长到20岁，竟然不知道父亲曾经有过豪饮的过去。此时突然在想，父亲身上或许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传奇。从那一刻开始，父亲青春时期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慢慢了解了父亲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青春岁月，了解了父亲和他的战友金戈铁马、威震敌胆的传奇故事，了解了父亲所在部队横扫千军、直捣南疆的辉煌历史。

那是一个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深夜。窗外，寒风刺骨；室内，炉火正旺，父亲和曹振东彻底交谈，我静坐一旁，与两位老人一起重温那场气势磅礴改变中国命运的恢宏战争。

父亲开玩笑地说：“老四呀，1947年梁山阻击战，要不是我和李满囤拼死掩护，你这只旱鸭子划着个小破船晃悠悠、战战兢兢过了黄河，还不早就喂鱼了。没想到现在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当舰长了，你就不怕掉到太平洋里喂鲨鱼？”

曹振东得意地说：“三哥，我看你离开部队太久，思想跟不上时代发展啦。你以为我是旱鸭子就不能当舰长吗？如今是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化海战，不是我们划着舢板打金门的时候。不是吹的，我指挥的可是当今国内顶尖‘05’型导弹驱逐舰，和美国鬼子较量也难分高低。当年要是有几艘这样的驱逐舰，就是漂洋过海直取台湾，我看也毫无问题，哪至于阴沟翻船，在金门这个弹丸之地全军覆没。”

父亲闻听“金门”二字，脸色骤变。曹振东似乎也意识到失言，连忙低头喝酒掩饰。两人一时无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打金门”、“全军覆没”这样令人震惊的字眼。

在我过去所接受的所有红色教育中,我党我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即使是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也只会发生八女投江、五壮士跳崖之类的英雄壮举,最大的牺牲不过是长征途中的湘江突围、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的血染四平,可那都是“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指挥不当造成的恶果,何以会在新中国已经诞生的大好形势下,“在金门这个弹丸之地”出现“全军覆没”的悲剧呢?

这“全军”又是多少? 1个连? 1个营? 还是1个团?

父亲和曹振东欲言又止的样子激发起我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心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看得出来,“金门之战”是父亲他们心底深处一块永不愈合的疤。

曹振东像是有意缓解沉闷的气氛,转移了话题:“三哥,你刚才提起李满囤,没想到还记得这家伙呀。”

父亲说:“这是什么话? 一个锅里抡马勺好几年,怎么忘得了? 你的齐河老乡,莱芜战役的解放兵,梁山阻击战咱俩介绍他人的党,淮海战役接替你当了1排长,可惜的是,南下福建后,渡海参加金门战役牺牲了。”

曹振东迟疑道:“三哥,你可记清楚了,李满囤真的是在金门战役中牺牲了?”

父亲不满意了:“你三哥现在虽然浑身是病,可就是脑子好使,还有记性!”

曹振东一拍大腿,嚷道:“这就邪门了! 昨天我到小李庄走亲戚,你说巧不巧,李满囤就是这村的。咱们以前都以为他打金门牺牲了,可这次去了才知道,解放几十年了,他家里不但不是烈属,反而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一打听,原来有人亲眼看见济南战役时,他在国民党那里当官呢。”

父亲愕然:“满囤入伍后,是我亲笔给他媳妇和村里报的喜。济南战役时,咱们一起从西郊打到商埠再到外城,整整8天8夜就没有破过捆,他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军官了? 真他娘的大白天见鬼了?”

曹振东直摇头:“还有更见鬼的呢。村里人说,满囤是1946年春天办喜事那天被国民党抓的丁,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根本就没来得及和新媳妇圆房。可他媳妇到了1949年麦收后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你要说这孩子是个野种吧,老辈人都说长得和满囤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要说是亲儿子吧,他3年没回家,媳妇怎么怀的孕? 有人就说这小子是满囤他哥的,结果他哥一气之下

喝了敌敌畏蹬了腿。得！现在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父亲一怔：“这孩子会不会真是他哥的？”

曹振东一拍大腿：“鬼才知道！死无对证呀。现在可就苦了活着的娘儿们。满囤媳妇落了个‘破鞋’的名，一辈子没在村里抬起头，还得了精神病。满囤他娘80多岁了，想儿子想得哭瞎了双眼。又留下个不明不白的儿子叫黑牛，3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一家人被专政了几十年，别提那个穷呀，惨不忍睹。”

父亲皱起了眉头：“那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可以为满囤作证嘛，满囤媳妇就算作风有问题，可满囤总是革命烈士吧。”

曹振东道：“你也不想想，满囤家是四类分子，被管制着呢，哪敢去找你呀。再说他参加金门战役牺牲的消息也是道听途说，谁也没亲眼看见。你还记得吧，这小子光在国民党那就开过3次小差，在八路这边也溜过一次号，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参加了金门战役。就算是参加了，谁又能证明他真的是牺牲了呢？”

父亲呼地站起身，激动起来：“老四，你这话我不爱听。听你的意思，李满囤在金门战役中没有牺牲，而是投降了国民党？打死我也不相信！不错，刚解放过来的时候他是想过要开小差，可后来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嘛。他作战勇敢，屡建奇功，最后连尸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现在孤儿寡母倒成了反革命家属，还弄个绿帽子戴着，天理不容！老四呀，咱们这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幸存下来做了官的人，如果明知死去的战友遭受了天大的冤屈还无动于衷，那就是丧了天良，猪狗不如！”

曹振东摇摇头：“三哥，几十年过去了，想搞清满囤的问题，我看太难了！”

父亲瞪大了眼睛，一拍桌子：“老四呀老四，你小子一撅尾巴我就知道要拉什么粪。你也甭使什么狗屁激将法，我告诉你，就是豁出后半辈子什么事都不干，我也要把李满囤是死是活、去了哪里弄个水落石出！”

曹振东将杯中白酒一饮而尽，竖起大拇指，哈哈大笑：“行！还是原来行侠仗义的三哥。四弟就等你这句话。这样吧，我再去一趟小李庄，先弄清楚，这个李满囤到底是不是当年和咱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李满囤。”

### 3

父亲这个承诺，绝非一时冲动。我自小就深知，父亲对战争年代同生共死



的老战友怀有常人难以理解的特殊感情。

我们家从南方回来那年，父亲有个叫王兆周的老战友很快找上门来。我还记得，这个王兆周个子挺高，拱着腰，满脸褶子，倒八字眉，说话有点结巴，低着头，笑时有点不太自然，50岁不到的汉子看上去像是60开外的老头。可父亲说，王兆周年轻的时候细皮嫩肉像个大姑娘。我听了差点被米饭噎死。

王兆周的村子王屯和我老家付庄相隔只有几里路，乡里乡亲论辈分应该管我父亲叫一声三叔。他是1945年大反攻时候参加渤海军区独立营的，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改编为华野第10纵队第29师，在父亲手下当班长。

父亲说，王兆周人憨厚，脸皮薄，见了大姑娘能把脑袋扎到裤裆里，但打起仗来凶得很，是条不怕死的汉子，尤其擅长攻城炸碉堡，不管敌人火力有多猛，地形多复杂，他左躲右藏，上下跳跃，灵活机敏，从未失手。由于他能打仗，人缘又好，每次战后评功几乎都有他的份，光父亲记得的就有七八次，可以说是战功卓著。但就是命不好，关键时候总是掉链子。淮海战役时他已经提升为排长，鲁楼阻击战打得最残酷的时候，全排只活下来几个人，他毫发无损。可打扫战场时，身边一个快要不行的国民党少尉苦苦哀求救命，他刚刚走过去，那个少尉拉响了藏在身下的手榴弹，当场把他的左臂炸断。为敌人包扎伤口负了伤，这次实在无法立功受奖，好在团里念他过去劳苦功高，评了甲级残废，复员回了老家当村长。当时国共尚在大战，世界并不太平，胆小怕事的老父亲生怕国民党还乡团杀回来，于是偷偷一把火将他所有的立功证和伤残证化为灰烬。烧了就烧了吧，当时也没拿那玩意儿当宝贝。前方还在鏖战，每天都在死人，能躲在后方守着老婆孩子过安稳日子已经非常满意了。

渡江战役前，渤海解放区再次掀起大参军热潮。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几个年轻男人，王兆周看看胳膊恢复得不错，觉得自己是村干部，就再次带头入了伍，分配到聂凤智的第27军。因为毕竟身体有残疾，连长照顾他，让他当了炊事员，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再也没有打仗立功升官的机会了。1951年全国大裁军，王兆周欢蹦乱跳复员当了农民。

20世纪60—70年代生活困难时，王兆周开始尝到没有特殊待遇的苦头。重体力劳动开始撑不住劲了，特别是上了年纪后，下雨阴天受伤的胳膊越发疼得厉害。要说他这兵当得也够窝囊的，第一次复员既是干部又是荣军，第二次复员却成了啥待遇也没有的大头兵。得知我父亲从南方回来，他就背着一口袋